

宋

史

冊
卷



宋史卷三百二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

呂濤

王素

從子靖
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

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
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
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
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
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
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
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
蝗日食地震之變裏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
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
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
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
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旣有引過
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

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尙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狀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

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旣貶春州又上疏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旣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

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濤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濤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濤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濤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

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濤請罷之以答天戒濤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贍事下大理議濤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濤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濤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濤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轉禮官庄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濤聞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

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
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
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
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
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
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諳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
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兩王德用進二女子素
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
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遺二女出賜素銀
紺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擿
細故卽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
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
大蟲嶺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

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卽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兩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弊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妾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

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
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
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
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
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趾且至老幼入保
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卽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
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
賑旱蓄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
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
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爲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
今旣行升祔則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湖南
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
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

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
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脩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
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
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
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
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
房公事遂爲檢正預脩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
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脩
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
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
舍人使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
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己於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

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
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
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是乃罷進脩
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
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
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
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
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卽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
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
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
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
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

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鞠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卽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

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爲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旣失勢孝標詰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趾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緝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緝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糜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旣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趾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旡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第三